

# 鲁格和《光芒渐逝的年代》

◎ 钟慧娟 刘慧儒

最近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《光芒渐逝的年代》是欧根·鲁格的成名作，也是当代德国最重要的小说之一。2011年9月问世后，10月即荣获德国图书奖。短短几年，小说已译成十几种文字。

鲁格出生在一个德国共产党人家庭。继祖父是共产国际的情报人员，流寓墨西哥多年。父亲也是共产党人，三十年代流亡苏联期间被关入劳改营，九死一生，后与俄罗斯女子结婚，五十年代携妻挈子回到东德，成为知名历史学家。这些充满传奇色彩的家族记忆对鲁格影响至深，成为他日后文学创作的重要动因和素材。

鲁格自己的生命历程同样跌宕起伏，充满了戏剧性。他1954年生于苏联乌拉尔山区的索斯瓦，四岁踏上陌生的东德土地。大学毕业后，他在波茨坦地球物理学中心研究所工作，不久辞职，到一家电影公司制作纪录片、写剧本。柏林围墙倒塌前一年移居西德，两德统一后，又回到东部写作和生活。

《光芒渐逝的年代》以鲁格的家族史为底本，共二十章，由独立的年代片断拼接而成。每个片断以所叙述时间为标题，展现乌姆

尼策一家四代人历时半个世纪琐细而真实的日常生活场景。以多次出现的1989.10.1和2001年为主要时间节点及连接点，其他年份顺序而穿插。主要人物从不同的视角，交替叙述，时光交错，杂而有序。

1952年，二战结束七年，祖母夏绿蒂、继祖父威廉从流亡地墨西哥返回柏林；2001年，两德统一十年后，孙子亚历山大离开德国远走墨西哥寻访祖父父母足迹——家族史仿佛画了一个圆圈。这部家族史的大背景是东德的国史，在某种意义上，家族史乃国史的缩影。国之“兴”，体现在威廉夏绿蒂这代人莫名的憧憬和不乏奉献的投入，但对第二代——夏绿蒂的儿子库尔特来说，理想已经褪色。他同样学历史的儿子亚历山大则已彻底绝望，在继祖父威廉九十大寿那天，索性一走了之，投奔西德而去。

作者无意从抽象的政治理念出发，对东德的社会实验进行简单的辩护或挞伐，而是以细腻而幽默的笔触，试图还原不同时代的生存状况以及人们不同的憧憬、忧虑和迷茫，揭示生活艰辛中的真趣、荒谬中的合理性。小说语言朴素风趣，人物性格鲜明，读之

令人难忘。

小说的叙述主轴是威廉九十大寿那天(1989.10.1)发生的戏剧性事件。威廉本是个手艺不精的五金工人，在共产主义大潮中，摇身一变成了弄潮儿。他早年从事地下活动并受过克格勃间谍培训，虽然没有做出过什么实质性贡献，但擅长显摆和暗示，周围的人把他视为值得尊敬的传奇式人物。实际上，庆典成了一场与现实无关的自娱自乐。不仅与现实无关，也与历史无关。寿辰之虚伪，连威廉自己都看着不顺眼。客人捧着鲜花向他祝寿，他没好气地说：“把这菜拿到墓园去。”区委领导给他颁发勋章，他不经意来了这么一句：“我鞋盒里的铁片片够多了”。望着排得齐刷刷的花瓶，觉得酷似墓碑。在九十大寿当晚，喝了老妻——有意放错的药，一命呜呼了。

摆放寿宴的自助餐台轰然坍塌，颇有戏剧性。这张餐台以往总是由孙子亚历山大用巧劲把它拉开，偏偏威廉九十大寿这天，亚历山大左等右等等不来——原来投奔西德去了。一时找不到抽拉桌的机巧所在，威廉自恃学过钳工，干脆硬来，抡起锤子把桌面牢牢钉死。遗憾的是，桌子在重压之下

最终散了架。适才还是宾客满座，其乐融融，顷刻间满地狼藉，不欢而散。于是盛宴戛然而止。

颇具象征意义的是威廉家的那栋楼房。它原本是发了战争横财的纳粹暴发户精心营造的梦庐。甫一建成，便落入苏联红军之手。后来红军撤走，这栋“建筑品位错乱到了极点”的房子，便成了威廉夫妇的居所。威廉夫妇只淘汰了印有明显纳粹标志的餐具，其余照单全收。游手好闲的威廉却在折腾房子一事上乐此不疲，封死过道门，敲碎马赛克瓷砖，在好端端的露台上铺水泥，把衣帽间、扶手、楼梯以及所有的门漆成棕红色，结果电路中断、暖房进水、地板脱落、玻璃裂缝……连一张抽拉桌都拉不开的把式，“鼓捣他不懂的东西”，“修到后来全报废”。直到房子物归原主，将折腾过的地方统统复原。

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，蓦然回首，仍在原地。空转了近半个世纪。

然而，近五十年的生活，不管处境如何，不管怎样艰难，都有着无法取代的价值和意义——其实，这也正是小说向读者所展示的。

## 新书推荐

《君子之道》余秋雨著，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文化人类学认为，一切重大文化的核心机密是集体人格。余秋雨进而认为，中华文化的人格理想是君子之道，中国文化的钥匙也在其中。了解君子之道，是在追踪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和人格世界的底蕴。君子之道之于中国，有如骑士精神之于欧洲，武士道之于日本。只要君子未死，人格未溃，中国文化就不会沦丧。本书引经据典，深入浅出地分析讲述了君子之道的精髓所在。从童年的小人书读到李清照，从伪君子到造谣者，从“诈捐门”到与舆论的恩怨情仇，余秋雨阐述君子之道的主要轮廓，寻找其与中华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。

《无关岁月》蒋勋著，译林出版社出版

此书是一本散文随笔集，选取了蒋勋由一九八四年起出版和发表的经典散文佳作，描写的内容以作者生活和工作中的人和事、旅行中的见闻以及对早年台湾生活的回忆等为主。书中大部分的主题都较贴近生活，文辞优美，描写细腻动人，感情自然真挚，亦展现了台湾地区的乡土人情和社会面貌，是对蒋勋散文作品的最佳总结。

《VOGUE的真相》(澳) 科蒂斯·克莱门茨著，中信出版社出版

翻开本书，就是打开真实的时尚世界大门。大片、超模、时装周、盛会、名流……璀璨背后，是很多未被公开讨论或承认的事实。遭遇莫名解雇，《VOGUE》前主编克莱门茨不再沉默，回顾职业生涯，解密圈中规则，深度爆料内幕。时尚行业需要勤奋、进取、决断力，还要承担巨大的压力和身在其中的阵痛。只有了解真相，才能得到启发。

《李鸿章与近代上海》徐锋华著，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

李鸿章1862年率淮军东下上海，成功地抵御了太平军的进攻，保卫了上海的安全，并在此基础上“用沪平吴”，依次收复苏南各地，一举底定生平武功，为最后攻克南京扫清了障碍。作为上海地方官江苏巡抚，李鸿章在政治上除旧布新，构建个人关系网络；致力于当地的吏治民生，为湘淮军筹饷购粮，并在对外的“夷务”交涉上小试牛刀。李鸿章在上海先后创建炸弹三局和江南制造总局，为晚清政局的“同治中兴”鸣锣开场，并开办了轮船招商局、机器织布局 and 电报局等一系列民用企业，他还奏请开设了方言馆、参与筹建格致书院和选派幼童赴美留学，对上海的社会经济文化建设贡献良多。上海是李鸿章辉煌人生的起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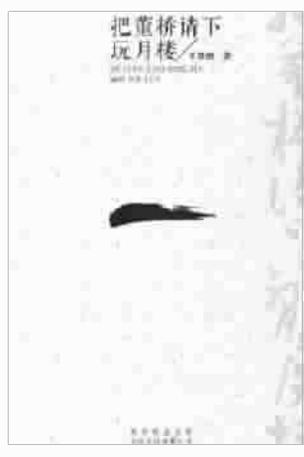
## 性情文字

◎ 陈村

网上会撞见他的大作，古人说“见字如面”，见朋友文字仿佛见人，朝他笑笑。这些文章或是书评，或是影评，或是记人记事的散文。他从人群中找出那些他喜欢的人，如施蛰存、贾植芳、钱钟书、高晓声、林斤澜、叶兆言等作家，齐白石、苏白等艺术家，用文字跟他们手谈。他的文字有山东人的真诚，还有山东的鲁直。很值得一说的是，他不唯名是重，也曾直言名头很大的董桥先生

未必篇篇俱佳。读书读出性情，便是读书人本来的样子。这让王基德的文章在时隔多年后还能重版重读，给读者以感悟。

我与王基德兄各在一地，自然不会经常见面。但想起美丽的青岛有这样一位朋友，令我心里感觉温暖。近日他要将零散文字收成集子，嘱我写上几字。我以这些文字向他问好，向他的文章问好。祝他写出更多的好看！是为代序。



# 与纺织女工有关的两种记忆

◎ 李伟长

文学有一项功能，就是保存记忆。无论是集体记忆，还是家族记忆，或者是私人记忆，都可以通过文学作品，直接或者间接地得以保存，然后等待后人在阅读中激活。这是我读程小莹长篇小说《女红》，想到的第一条价值。程小莹用文学的方式，保存了一份关于上海工厂，特别是上海纺织女工的历史记忆。

在程小莹的笔下，呈现出了一个热气腾腾的90年代，一个欲望和迷惘交织的年代，一个纺织工厂开始衰败的年代，一个百万纺织女工开始下岗的年代。作为昔日上海城市的第一支柱产业，上海纺织业造就了一支赫赫有名的产业工人大军，甚至造就了一些“工人贵族”。当纺织业没有了，这支大军也就溃不成军，工人贵族瞬间跌落为社会闲杂人员，这里头的百般滋味，与谁诉说。小说里有个比喻，说纺织业的衰落，就像一只恐龙，轰然倒地，很是悲壮，也实在可怜。即使大如恐龙，

说倒也就倒了，说灭也就灭了，称得上是溃败。能够从这份窒息般的困境重新站起来的人，真有劫后余生的感觉。今天再看“下岗”和“再就业”这两个词带着浓厚时代况味的词语，不知还有多少人能够体味它所含的屈辱乃至绝望。

《女红》记录下了这段灰暗的纺织历史，在上海文学的轨迹中，这是新鲜的，是独特的，甚至是不可替代的，是我们以前常见的工人小说中不具备的内容。不可能假装这段历史不存在，也不可能漠视这群女工下岗之后各种参差不齐的生活。能够选择写这段城市记忆，《女红》就已经有其价值，能够写得如此温和，甚至带一些悲悯，更为难得。或许只有在时过境迁后，才能平复心境坦然面对过往的伤痛，才会给本来已经足够残酷的生活增加一些温情。

如果说女工题材是一种集体记忆，那程小莹在小说中表现出来的个人情感更加令人动容。显

然，他是有工厂情节的，或者进一步说，像程小莹这样有工厂生活背景的海派作家，内心深处或多或少地，对已经逝去的工厂生活有着某种眷恋，身体的眷恋，和心理的眷恋。这份眷恋在经历岁月沧桑的过滤之后，越发醇厚，也越发干净，穿透了工厂倒闭下岗的痛苦，甚至对伤痛有所舒缓和修复，直接回到工厂生活本身。他们的青春年少，他们的爱恨情仇，他们的梦想，甚至他们对女人的渴望与想象，统统与工厂有关，尤其在纺织厂这样女工们扎堆的地方，青春的荷尔蒙一直在发烧，即使在多年以后，不再年轻，再见当年的那些女人，风流依旧漫过心头。

这份单纯的情感记忆，是《女红》传达出的第二层记忆——私人记忆。相比集体记忆，私人记忆更加灵动，犹如无轨的列车、脱缰的野马，任意飞翔，随意穿梭，作者自由的，是有幸福感的。我们也就完全能够理解，程小莹当

年轰动一时的纺织厂砸锭，工人下岗，写得看似云淡风轻，一点都不残忍，只因为那里有他的青春，有他最好的年华，有他的爱情在。同样还能够理解的是，作者还塑造了一对纺织厂姐妹秦海花、秦海草，姐姐坚守工厂，妹妹早早选择离开。姐姐试图带领工人重新创业的事迹，我更愿意理解为程小莹的工厂情节，他还是不忍心看纺织厂和纺织女工彻底烟消云散，于是赋予了一点崛起的希望。

集体记忆，为的是这座城市，私人记忆，为的是舒缓自己，这两种与纺织女工有关的记忆，彼此交融，也相互碰撞和纠缠，像我不曾见过纺织厂风光和纺织女工们发光的人，都会被这本小说迷住，我开始相信，那些有过纺织生活的人们，比如当年的男人们，当年在工厂里捉弄青年男工的女工们，如果能读到这本书，将会怎样泪流满面，甚至放声大哭。这是文学的魅力，更是生活本身的魅力。